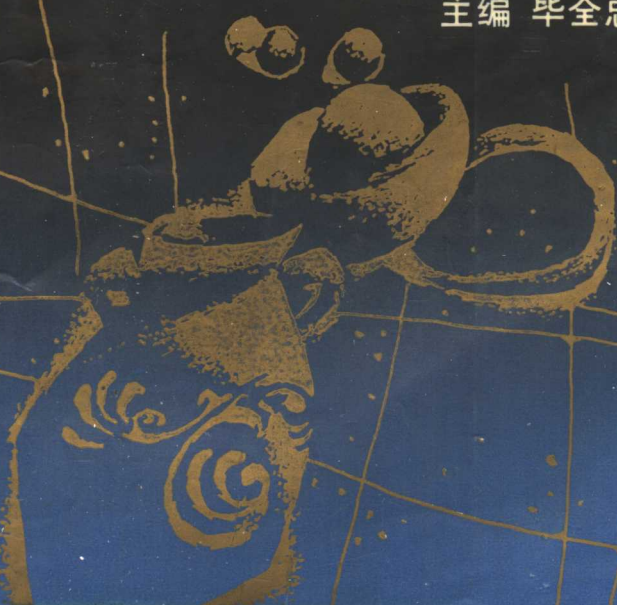




中国重大考古发掘纪实丛书

古墓掘宝秘闻

主编 毕全忠



I25/BQ23

古墓

掘

寶

秘

聞

平士元

鄂新登字 05 号

中国重大考古发掘纪实丛书

古墓掘宝秘闻

毕全忠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石首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 插页 180000 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54—0838—9

I·699 定价:6.00 元

序

从古至今，我国多少文物古迹惨遭毁坏！项羽焚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熄；杨琏真伽盗掘南宋帝后陵，抛尸取宝；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炮轰火烧；孙殿英盗东陵，炸墓凿棺，载宝之车不绝于道；“造反派”魁首“破四旧”，到孔林砸碑开坟，孔尚任墓亦劫难未逃……直至近时，仍有无知愚民视古迹如草芥，任意毁坏；不法之徒、竟以挖古墓为“致富之道”。每念及此，未尝不痛心彻骨。

所幸新中国成立以后，有许多重大考古发掘是在政府领导下由考古工作者细心进行的，地下文物得以妥善出土、科学保管，使我中华古代文明光耀后世。阅读此类记载，固自感到惊喜、自豪。然而亦有遗憾：其发掘缘起、详细经过，往往是“语焉不详”，其间的内幕、秘闻更是极少宣泄。指导、参与发掘的人员，为保护文物，或奔走呼号，或劳碌现场，殚精竭虑，多所贡献，可是他们的事迹往往很少道及，他们的亲身见闻，鲜为人知。时日一久，当时情形渐被湮

设,有些参与者则已作古,以致要了解有些情节亦须作考古了。每念及此,又未尝不废卷而叹也!

感叹之余,忽萌一念:何不访求搜罗重大考古发掘经过的详情,编述一书,以补缺憾?一则使文物考古工作者之功绩劳苦不致泯没不闻;一则传播考古及文物保护知识,宣传保护文物。我虽好古,但不是考古界中人,学识浅陋,且公务繁杂,虽有此心,却难以承担。于是,联络同志,同充此役。

本书撰稿者均为青年文物工作者,文思泉涌。他们细心访求,迅笔构制,寒暑不辍。半载之内,首批选题均已告竣。经编委同仁增删润色,审核编次,最后由我总而统之,遂成定稿。本书既为记实,务求真切,不采道听途说。少有议论,亦力求公允,以备一家之言。蒙长江文艺出版社厚爱,慨允出版,该社编辑李新华女士细心阅编,使本书得以面世,以供同好。编著者衷心感谢。

编者学识所限。本书疏漏误讹恐亦难免,还祈海内博雅、亲自参加发掘者不吝赐教。谨叙。

毕全忠 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陋室

目

录

埋不住的佛光

——陕西法门寺地宫的奇迹

..... 1

古王城下

——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再现

..... 20

一代浮华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

..... 64

诡秘的青铜世界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纪实

..... 99

彩棺漆绘描楚风

——荆门包山楚墓发掘亲历记

..... 133

二千年古尸现世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始末

..... 152

春闺梦醒时

——“北京人”随风而逝

..... 179

荒凉的圣地

——敦煌藏经洞历遭劫难

..... 209

叩醒万古帝王梦

——明定陵地官的秘密

..... 241

战车辘辘马嘯嘯

——秦始皇陵兵马俑发掘秘闻

..... 266

打破陵山谜自解

——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发掘追记

..... 286

埋不住的佛光

——陕西法门寺地宫的奇迹

王光尧

距今一千五百年前的南北朝纷争时期，在车水马龙的岐州（今陕西省扶风县）“冒”出了一座佛塔。在最初的北魏、北周两代，称为“阿育王”塔。隋唐以后因其位于扶风县崇正镇而名“崇正寺”，有时也写作“重真寺”。当历史发展到明朝时，因为有一出名为“法门寺”的戏剧，使得“法门寺”这个名字后来居上，并家喻户晓。至今在法门寺内还保留着剧中明代民女宋巧姣拦太后辇驾诉说冤情的“跪石处”，成了对这位勇敢、正直的少女的永久的纪念。

然而在五百年前的明代，这座古塔经受了一次地震的意外冲击。木塔倒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高达 42 米的 13 层八棱砖塔。300 多年前的清顺治 11 年（公元 1654 年），新建的砖塔又接受了大地震的洗礼。

之后，又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81 年 8 月 24

日，一场雷雨骤然而至，随着一道闪电，古塔的三分之二遭受雷击而坍塌。从此，在昔日“凤翔名胜处”因历代相传塔中藏有舍利而被誉为“关中塔庙之祖”的法门寺，留下的只有满目疮痍的遗迹。

在释迦牟尼诞生的第 2552 个生辰——公元 1987 年的那一天，即农历 4 月 28 日，一群被人们称之为考古工作者的年轻人，怀着虔诚之心，打开了“天堂”之门，把人们的目光尽情地引入神话一般的世界，佛陀重新把光辉尽施人间，这是人们不曾料到的。

同样也没人料到，在西安事变后因囚禁蒋介石而闻名的西安黄楼，又因为展示法门寺地宫所出的骇世珍宝，而再次名扬天下。这是历史和现实撞击出的声音，是历史给后人的回答。

两千五百年前，处在列国纷争中的中国，前前后后出现过老子、墨子、孔子、荀子等圣贤哲人；另一个世界中的希腊城邦社会里，有了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创建的希腊哲学，并一直在西方衍化和盛行；同样是处在诸侯混战中的印度，在喜马拉雅山之麓小小的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当时属古印度系统），摩耶夫人“从肋下”生出了释迦牟尼，在神与人之间从此有了个使者，并创立了佛教。作为后世三大宗教中的最早者，佛教很快在王国林立、兵戈相见的古印度传播开来。曾几何时，汉明帝一梦，白马白甲的皓首仙翁从西域东来长安，佛陀自此在中原“落户入籍”。顿时，佛塔如雨后春笋般地

一个个耸立在东方古老的大地上。财势夺人的凤翔府自不甘落后，遂于元魏二年（公元 388 年）由岐阳郡守拓拔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奉”，在陕西扶风县北二十里的崇正镇建成了这座佛塔，在北魏皇室资助下的众僧，迎来并供奉起了释加牟尼的真身佛骨——舍利。高高的塔体从此照射着来自天国的光芒，一千多年来一直享受着善男信女们香火的供奉。

据史书记载，唐代诸帝迎奉法门寺佛骨舍利达六、七次之多。第一次是在大唐贞观五年（公元 631 年），诏命岐州刺史张德亮重修法门寺殿堂，并开启过地宫，同时敕封它为皇家专用圣殿，这座名刹变成了一代王朝倾注心血的佛事集中之地，从此法门寺迎来了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其后，在高宗显庆四年（公元 659 年）、武则天长安四年（公元 704 年）、肃宗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德宗贞元六年（公元 790 年）、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 819 年）多次奉迎佛骨，并报之以大量的施舍。在唐代的历史上最后一次迎佛骨是在法门寺重新得舍利于塔下的唐懿宗咸通十二年（公元 871 年）的后两年，也即咸通十四年（公元 873 年）。为此，唐懿宗于是年 3 月敕使诣法门寺迎舍利，4 月 8 日（也是佛陀的诞辰节）佛骨到京，当年 12 月送佛骨还法门寺。据史书言，佛骨所过之处，“远近农商，弃业奔走，如不及，有火其顶，刃其臂者”；佛骨到京之日，京城百姓“倾城迎请，幡幢珂伞香车宝马阗咽衢路。天子御安福楼亲为设礼，兆众涕泪感动，左右竭家产断肌骨以表诚志者

不可胜记。”及诏其归也，一时“都人耆耄辞饯，或呜咽流涕”自不能禁。由此可见唐代诸帝给予法门寺以及佛骨的重视，唐宪宗于弥留之际曾言，因得以“生见舍利死而无恨”。这不能不算是法门寺的骄傲和荣誉。

历史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战火几乎是一日也没熄灭地烧遍了整个中国，可法门寺却一如既往地常盛不衰。一代去了，再做下一代的皇家寺庙。北宋的徽宗皇帝，在金人的进攻下匆匆传位，做起了太上皇，尽管他不愿直接担当起抗敌卫国的重任，可他却忘不了翻山越岭赴法门寺烧香求愿，并亲笔御书“皇记佛国”四字，几百年来一直高悬山门。

蒙古勇士们的战马，纷纷绕法门寺而过，崇信佛祖的蒙古将兵们一个个都遥对佛塔，默默祈求着佛陀的保佑。

明朝建立了，入世务实的朱元璋只重休养生息，关心的是开疆拓土，无暇顾及佛陀和修佛塔。年久失修的法门寺大塔，终于在大明朝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随地陷而崩，因为它再也挡不住沙尘弥漫、风吹雨淋的严重侵蚀。法门寺大塔倒塌了。

乡人在议论再重修大塔。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扶风人杨禹臣、党万良等出资并领头再建大佛塔。遂在原来的木塔塔基上，建起了一座十三层高的砖塔。并铸造大钟一口，高挂寺内，其声轰鸣数里。

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六月初九日，“兴安、安康等地与兰州、庆阳等处地震”，危害波及整个关中，“坏

房屋、压死人畜众多”。法门寺大佛塔虽没有倒塌，可它无疑又遭受到一次严重的破坏。

一 现实的回答

1981年8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关中平原上到处一片泥泞。被雨浇乏的人们无心去关怀天气以外的事。8月24日早晨7时正，雨中的大塔好似被雨水浸透了一般，轰隆一声倒向西南方向。当时当地的人们茫然无措，一个个脸上都流露着惋惜的神色……是日晚9点，又有一部分塔体塌倒掉。最后，偌大的一个佛塔仅剩下三分之一的残垣断壁留给我们。

人们又一次议论着该重修佛塔，为的是保留一些名胜、古迹，能无愧古人，能面对来者。

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由扶风县文管会出面会同相关单位，开始了清理残迹，以便重建。清理和发掘范围扩大到塔基的四周。从此开始，原扶风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后来的法门寺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王仓西同志便和残塔结缘，直至到清理、发掘工作彻底完成之后，还在继续保护和研究着法门寺的文物。

关中的父老们，古来以刚直、坚强和憨厚见著于世，在他们的脑海深处自小就烙印着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信条。此时此境，他们在刚刚富裕起来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捐出款项，以支持有关部门修复法门寺大塔。

自此，一场有组织的浩大的修复古塔的工程拉开了帷幕。

1987年2月，在北方大地料峭的寒风里，两个关中大地养育的汉子来到了法门寺古塔修复工地。尽管一切机缘都从他们来到开始，可他们不是僧人，而是人们所说的考古学家。他们是陕西省考古所的王占魁和曹伟。

他们到这里时，法门寺的残垣破基已清理得差不多了。可当他们在工地上仔细审视了一遍时，一条已被尘土弥填得很不清晰的裂缝被他俩捕捉到了，因为它正在塔基上并向内、向深处延伸。这是一般人不会去细看的，即使是看到了也不会注意。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考古工作者，王占魁和曹伟二人有着隼一般敏锐的目光和超人的灵感。他俩伏地窥视，只见隐隐约约的深处好似在闪着金黄色的光芒，但是说不清在地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当他们彼此对视时，都感到对方的脸上有着惊异的神色，似乎在互相探问着“下面是什么呢？是金银器具，还是……？”转瞬间疑虑尽去，他们再度探视后，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不由得高声喊道“下面有文物，是宝物”！

整个工地沸腾了。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震惊了，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簇拥过来，尽情地探视，以满足其好奇的心理。后来者急不可待，他们有啧啧惊叹者，有不无遗憾者，遗憾的为什么不是自己首先看到呢？更有遗憾为什么不是自己在夜深人静中发现。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王占魁、曹伟二人就是专门来古建筑工地调查和发掘文物遗

迹的，这是他们的使命。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的激动，就如同王占魁后来谈及此事时所形容的：冥冥深处似乎看到了一个无尽的世界，金光照射还真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要把他拖入“佛国天界”的感觉。

法门寺地宫下面有文物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扶风县文管所会同博物馆工作人员来了，在这个辖区内，他们要肩负起保护文物安全的重任。

重修法门寺的工程需要停工，以便行将开始的文物发掘和清理工作不受影响。

接到消息的陕西省考古所，又增派出了韩伟、任周芳等“干将”，以避免在日后的发掘中有人手不足、力不从心的麻烦。从此，法门寺大塔耸立过的地方，又成了考古发掘工地的现场。

法门寺又一次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有人去复查法门寺的历史，忆起了它曾作为“皇记佛国”的荣耀，查到了如前所述有关唐朝七次大规模的佛事活动，以及皇家大批恩赐的记录。更有人搬来县志，以名胜庙宇一章中记载的“扶风县北二十里崇正镇，唐宪宗迎佛骨处，旧志法门寺正德二年重修，有古木塔四层，隆庆中木塔崩。启其藏视之，有井一眼，深数丈，水银为池，泛金船其上。上置金囊匣，内贮佛舍利骨肢。旁置唐肃宗赐金袈裟一匹，两通碑石乃周魏所树”为据，称地宫深处存有舍利及大批文物，而多数人并不信。因为在修县志的清雍正时（公元1723——1735年在位），已较明隆庆年晚了一百五十多

年,尤其是在“庙宇名胜”等记载中附会编造,刻意美化都在所难免。可是人们并没能找到足以驳倒县志所记的依据。如今透过狭窄的裂缝,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可这个世界是否合于县志所言的那一个世界,一切的一切都只有待“开棺”论定了。只不过他们这些并不信佛的考古工作者们,获取佛家正果的路并不象法显、玄奘等人所走过的那样遥远,那样艰辛。

二 石破天惊

1987年3月,法门寺塔基清理完毕后,真正的考古学发掘工作开始了。尽管发掘者没能预测到地宫中的真正秘密,但他们却希冀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这是任何一个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开始前都曾想过的,可以说这是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的“通病”。

很快,在同一个平面上他们找到了史书有证的唐、明两代大塔的基址,并发现唐代大塔的塔基要比明塔基址大一圈。面对这一大一小、紧紧相套的两个塔基,在他们中间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相信县志的人更加肯定了唐代旧塔地宫的存在,因为明人建砖塔时仅破坏了唐塔基址周围的原貌,其他基本上完好无损;相反的,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县志的有关记载不足为信,因为明人连唐代旧基的一抔黄土尚且未动,修县志的清人又何来“启唐旧藏视之”呢!就在众说纷纭中,发掘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着。他们采用了考古发掘中通常使用的方法,根据遗迹

自身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而分区进行清理,这样,便可以更好地复原出历史的真迹。当时,全部工作人员分成了两组进行发掘,王占魁、任周芳等人专门负责对明代遗迹的清理发掘,并关注着可能发生的一切;曹伟、王仓西、付升峻等人组成的第二组则把注意力放在明代塔基以外的唐代遗存物上。

.....

光阴荏苒,岁月流水般地过去了。发掘清理工作正紧张地进行着。4月26日上午,负责清理外围的同志们终于在深黄色的土层中找到了一个由石条砌成的台阶通道,此时他们以为已经找到了要找的一切,最起码从这里他们看到了通往天国的路,整个工地又一次沉浸在雀跃欢腾中。逐级清理下去,他们看到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志》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简称《物帐》)两通石碑。清晰的文字记载着唐朝懿宗、僖宗两代迎送佛骨的盛况,并如数记录着这两次佛事中皇室施舍捐赠的器物名称和数额。尽管《物帐》中没说明地宫中有几枚舍利,但是从其碑额上看确凿存在的舍利和《物帐》所记的秘色瓷器已足以令他们心向神往。因为在这以前人们只是在唐代的文献中看到过,仅供皇室专用,秘不外示的“秘色瓷”的记载,同时以往的考古发掘还不曾见到过佛骨真身的舍利。毕竟真身舍利在中国少而又少,文献提到的仅有泗州普光寺,早已沉没于洪泽湖底,另外的岱州、终南、五台的舍利也早毁于唐武宗皇帝

会昌灭佛的敕令中，仅存下来的只有法门寺一处了。人们的目光无疑被吸引到这个焦点上。于是他们继续清理下去，看到了仍旧完好的“铁将军”把守着的一道大门。当时并没有人去打开那道 80 公分厚的石门，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个时候，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佛陀保佑，千万别被盗过。”所有的人又都紧张起来了，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本世所进行的所有重大发掘中，重要的墓葬几乎都被盗掘过，留有盗墓者爬出爬进的盗洞：长沙马王堆汉墓有、随县曾侯乙墓有、武则天陵也如是……就连深埋在地下 20 多米的凤翔秦公一号大墓也被盗掘者洗劫一空，何况当时主持秦公一墓大墓发掘的也是韩伟、王占魁他们，当日开棺后的失望又在他们的脑海里回旋，阴影不知不觉中爬进了今日发掘法门寺地宫的通道内，空气和时间都仿佛凝固了一般，让人窒息。还是任周芳说话了：“不会吧！？我们在上面并没有发现盗洞。”听来既好象是自语，又好似在给自己和同仁们鼓气。“是，没有盗洞！”大伙又活跃了起来。“盗墓贼也害怕佛爷，不敢来盗。只有我们才敢发掘地宫。”爱说俏皮话的王仓西也恢复了一向的活泼，并随手抄起一把大镐走向石门。可当他触摸到铁锁时，却和盗墓贼一样害怕起来了。他的手开始颤抖，于是，也只好把手中的工具交给他人去开门用。终于，通过铁与铁的较量，付升峻打开了这个神秘的大门。事后，人们说也许是付升峻激动代替了害怕，也许是他不曾预料过要发生什么。当石门最终打开时，他显得